

·散文·

一箩筐红薯

◆文\王天玉

一九七四年的深秋,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中午放学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午饭,和往常一样,玉米面糊糊煮红薯。

父亲回来了,满身的泥土,他是带领年轻力壮的社员们到村西南二队的地里挖红薯了。母亲把布掸子递给父亲,父亲在院子里使劲地打着裤腿上的泥土。我已经坐在饭桌旁,母亲将舀好的糊糊端到饭桌上,父亲坐到饭桌边正准备端碗时,本队社员吕大爷站在院子里说是找我父亲有事。

父亲放下碗,忙走到院子里。吕大爷说:“有人把队里的红薯往自己家里拿,你管不?”我父亲问:“谁拿了?”吕大爷说:“你到胡同口,看一下就知道了。”说完就走了,父亲也跟着向大门外走去。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饭只吃了几口,也好奇地跑出去了。

到胡同口时,只见大街上好几家门口都有端着饭碗吃饭的人,有的边吃饭边说着闲话。父亲还在找吕大爷说的那个往家拿红薯的人。我也没看见有谁往家拿红薯,以为吕大爷瞎说。正准备回家时,突然看见从村西边走过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右腕挎着一个箩筐,走到我家胡同口时,我看到箩筐上面是青草。这个人我认识,是我老舅。老舅和我们是一个村,也是一个队的。父亲不紧不慢地迎过去,对我老舅说:“舅,你箩筐里面是啥东西?”老舅神色有点慌,说:“干活休息时拽了把草,回去喂兔子。”门口吃饭的几个人都把目光转到了父亲和老舅这边。不知什么时候,吕大爷也到了胡同口。父亲说:“让我看看你箩筐。”老舅说:“一点烂草有啥好看头。”说着,加快了步伐想避开我父亲。父亲紧走了几步追上前,拽住了老舅的箩筐。老舅紧紧拽住箩筐,不给我父亲。父亲说:“舅,箩筐里是不是红薯?”老舅说:“不,不是。”这时在大街上吃饭的人们都围拢了过来看究竟。因为老舅年纪大了点,没有我父亲力气大,父亲拽箩筐的同时也把箩筐上面的草揪了起来,在草覆盖的下面,是被铁锹划断的很多半截红薯。人们围过来了,都看见了箩筐里的东西,几个人在小声说:“啊,红薯。”“草下面是红薯。”我回过头来,看到吕大爷脸上挂着得意的笑。老舅眼看人越来越多了,大伙都知道了他箩筐里是红薯,就急红了眼说:“我在犁地时捡的,又不是偷的。”

当时生产队组织青壮年劳力一起用钢锹挖红薯,挖过之后,让年纪大点的人用犁把地犁虚耙平,以备开春耕种。老舅就是用生产队里的牛和其他社员一起犁红薯地,可能是他在犁地的过程中,看到因没有挖干净剩到地底下的半截红薯被犁了出来,

就拾起来放到箩筐里,干完活下工时偷偷往家里拿。

父亲说:“舅,队里有规定,地里的红薯都是集体的,不管是挖出的还是犁出的,都不能往自己家里拿。”老舅粗着脖子红着脸说:“就一点半截红薯,是我自己犁出的,凭什么不让我拿。”父亲说:“半截红薯也是集体的,自己犁的也要交给队里。”老舅急了,拼命地要把箩筐夺走,父亲也使劲地往怀里拽。就这样,两个人夺来夺去,最后还是我父亲力气大,把箩筐夺了过来。这时,老舅不知道听谁说我老舅和他外甥在打架,急忙忙跑过来喊我父亲:“俊森,他是你舅,你敢打你舅?”我老舅一听到老舅的喊声,马上就坐到了地上,嘴里喊着:“大家快看呀,外甥打他舅啦!”母亲也来到了热闹的人群中,走到我父亲面前说:“他爹,把箩筐给了舅吧,一点红薯,多丢人呐。”父亲坚决地说:“不行,你别管闲事。”老舅也走到我母亲旁边说:“有他妈(我哥哥名叫天有),赶紧让俊森回家吧,少管闲事,又不是你家的红薯。”正说着话时,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有人要跳井了!”

人们都向井的方向望去,只见我老舅坐在井口,一条腿放到里边,一只手拉着井绳,另一只手扣着竖起石条的楞,嘴里不停地喊着“我不活了,我要跳井死了”的话。老舅和我妈急忙跑到井边,使劲地拽住老舅的胳膊,看热闹的社员们都围拢了过去,父亲也赶紧放下箩筐跑了过去。当我父亲跑到井口边时,我老舅半闭着眼睛高声喊:“我不活了,我外甥不让我活了,我要跳井了,都别拦着我。”父亲没说话,走到老舅身后,两只胳膊抱住老舅的后腰,其他社员也帮着把我老舅拖离了水井口。老舅的鞋子掉了,大腰裤子也因拖拽退到了半屁股上。他微张着眼睛,看到已经离开了井口,就顺势滚到了地上,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我不活了,丢死人了,外甥不让我活了。”社员们越围越多,有些在看笑话,有些在瞎起哄,有些在幸灾乐祸,有些在看我父亲怎样收场。父亲高声地说:“大伙都散了吧,吃完饭还要上工哩!”也有几个邻居吆喝大伙都散了去,人们才三三两两地离开了,还有几个爱凑热闹的没离开,这几个人中就有吕大爷。父亲对躺在地上的老舅说:“闹够了吧,赶紧回家吧,再闹我开你批判会,扣你公分。”老舅听到父亲这么一说,也不叫喊了,从地上坐了起来。老舅也把我老舅的大口鞋子找了来,帮他穿上。母亲小声说:“舅,赶紧起来回家吧,别让人家看咱的笑话啊。”母亲和几个邻居把我老舅拉起来,老舅拍打着老舅满身的土,几个人推拽着

我老舅回他家去了。父亲端起地上的箩筐,和保管一起到二队放红薯的库房去了。母亲送完老舅回家热了饭,父亲拿着空箩筐回到家里,满脸的无奈和疲惫,端起碗呼噜呼噜地喝着糊糊饭。我和母亲都没敢多说话。

吃过午饭,父亲带着年轻力壮的社员继续到西南地去挖红薯,我赶紧去上学了。后来,听说老舅下午没出工,说是有了病,有人说他是装病。

吃了晚饭,母亲用老舅的箩筐从我们家分到的红薯堆里捡了多半筐红薯,端着到我老舅家里去,我也跟着去了。老舅家离我们家不远,我跑得快,先推开老舅家的门,从院子里我就看见老舅坐在里屋炕沿抽着旱烟。我喊了一声:“老舅,我妈来了。”老舅赶紧到院子来,母亲也进了大门,老舅看见我妈给她们拿的红薯,不好意思地说:“有他妈,你看你这是干啥哩,还让你给我们拿红薯,我家也有哩。”妈说:“我们家人口多,分的红薯多,也没什么能给您拿的。”老舅接过箩筐放到窗台下面,领着我和我妈进了老舅的里屋。老舅刚才还在抽烟,现在躺到炕上闭着眼睛装病。母亲站在炕沿边对老舅说:“舅,您好些了吗?还在生您外甥的气?”老舅闭着眼睛不说话,母亲又说:“您外甥就是那样的人,他是主任,又是咱队的队长,还是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他?特别讲原则,对谁都一视同仁。咱队里有规定,不让往家里拿集体的红薯,以后您要是需要,就跟我讲,我从家里给您拿。”老舅听了母亲的话,慢慢地爬了起来,盘腿坐在炕边,拿起旱烟袋,装满一烟袋锅烟丝,叼在嘴里,用火柴点燃,吸了一口烟:“有他妈,我知道队里有规定,我也了解外甥,可是,当着那么多人,他给我摆难看,谁能受得了?”母亲说:“您外甥他也是没办法,如果他不管,别的社员咋看哩,别人都会认为他假公济私,做啥事都向着自家的亲戚,以后集体的事就没法办了。舅,您说是吗?”老舅不吭声,只顾抽旱烟。老舅说:“有他妈说的是理,外甥是为了大家,他平时不是对您很好吗?逢年过节不都来看你吗?今天的事怨你,以后集体的东西咱不要往家拿了,外甥做得对。”老舅把一锅烟抽完,在炕沿的砖边上把烟灰磕掉,对我母亲说:“有他妈,回去给外甥说,今天这事是我的不对,他当队长我要支持他的工作,以后不会做这样的糊涂事了。”老舅又和母亲拉了会家常,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父亲知道我和母亲到老舅家去了,也很高兴。

第二天早上六点上学的时候,我看见老舅和其他社员一起犁地去了。

·诗·

故乡的点将台

◆曹爱武

故乡的点将台
您雄居在南坡上
站在您的脚下
仰望您伟岸的身躯
是那么得高大
探寻您久远的故事
您身下那幽深的地道
给这块古老的土地
增添了几许神秘

故乡的点将台
您黄土筑成的身躯
就是一部传奇的神话
您没有华丽的包裹
却肩负着时代的使命
您俯瞰着脚下
叱咤风云的无数战将
所向披靡的百万雄兵
铸就了辉煌的晋国霸业

故乡的点将台
千年的雨雪侵蚀
未曾让您倒下
饱经沧桑的身躯
炫耀着您曾经的风光
在狂风暴雨中傲然屹立
您的坚韧让人们懂得
只要坚强
任何挫折都不能把您击垮

故乡的点将台
您告别了曾经的荣耀
没了往日地喧闹
您依然像忠诚的卫士
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满含深情地召唤着漂泊的孩子
故乡的将台啊
孩儿无论走了多么久远
心中依然把您牵挂

·诗歌·

红色的激流

◆冯波

请沿途撒播鲜花,因为你或许永远也不会再次踏上同一条旅程。

——吴蕊江

或许永远也不会,
踏上同一条旅程,
你播撒下的鲜花,
美丽了我们的的心灵。

其实一直在行动,
跟着血染的背影,
长征路上的脚印,
引领我跟着你前进。

前进、前进,
向危险的地方冲锋,
前进、前进,
红色的激流勇敢前进!

·七绝·

◆张登云

咏梅(外五首)

幽香浮动月朦胧,疏影横斜雪积匆,
何谓叶无花又小,冰肌玉骨报春功。

咏竹

细雨无声著此身,虚心有节挺清纯,
挥毫直写青君影,笔墨难求是韵神。



咏兰

幽姿细涧两三丛,杂草周遭趣岂同,
岚起香浮飘四野,只为清气不争红。

咏玉兰花

早春仙子抖精神,馥郁婷婷玉态纯,
铁骨金心齐向上,一身清白挺红尘。



咏荷花

微风曳绿托红云,长在淤泥质自分,
婷立清池香溢远,何须秀色悦人群。

晚归即景

日暮霞飞天地寂,归林倦鸟互依依,
池塘蛙鼓悠然曲,缕缕炊烟淡翠微。